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26年3月1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杨燕
版式编辑:边强



# 无痕迹

◎阿微木依萝

村医拿了一块毯子盖在玉秀妈妈的身上。毯子还挺好看，绣着牡丹花，这是我们见过她“穿”得最好的一次。

村医已经很累，精神完全垮掉了，眉毛像两根绳子，把眼睛周围一大片地方给捆起来，脸都捆紧了，谁跟他说话，他都没有力气吐出一个字。盖完毯子，他就像一条病狗蹲到屋檐下，他是个不抽烟的人，但是那会儿，有人看出来他需要一支香烟，便递了一支过去，还帮他点了火，他很感激地开始抽烟。我们学校里一位爱唱歌的音乐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心被谁杀了一刀。村医那个状态就是，心被谁杀了一刀。

玉秀的爸爸还没有回家。听说他去很远的地方帮人干活，那儿工钱可观。有人骑了快马去喊他回家，毕竟，玉秀是没办法给她妈妈收尸了，只能由她这么躺着；在落日下去很远，夜幕就快笼罩整个村子之前，她要做的只是守着妈妈的尸体；她不能走开，肚子饿了也要忍着，因为妈妈再也不能爬起来给她做饭了，她就只能一边守着妈妈，一边等着爸爸从某个地方回来。

那一整天，我们这些朋友可算是尽到了做朋友的情义……就算当时我们内心更多的是觉得这个地方很热闹，可这不妨碍我们确实是在做朋友该做的事情。最起码表面上这种情谊是圆满的，就连玉秀都感动了。我们陪着她，尿急了也憋着，直到憋不住才去解决，我们一会儿站着，一会儿跪着，一会儿原地走几步，没有丢下她不管。

我们各自的妈妈已经准备好了哭丧，这片土地上谁去世了，她们都会聚合起来大哭一场，直到死者远方的亲人赶来接替她们，然后一伙人从白天到晚上，再从晚上到白天，哭够两天之后，第三天一早，死者就会在哭声里被抬到山坡的某个风水宝地埋葬。就是说，玉秀的妈妈在活人世界里还有三天“露脸”的机会，她将“安安分分”地躺在那儿做一个有尊严的死者，她最后的躯体在活人眼里将是尊贵的，女人们会用跟露水一样珍贵的眼泪祭奠她。

后来，除了她身上的盖毯有几分尊贵的样态，她本人那张被灰尘覆盖的脸只让人觉得很丧气。大风吹过无数来回，她的脸在化为尘土之前已经有了尘土的模样。

天黑下去之后，几颗星星迫不及待地探出了眼睛，天与地不是同时黑下来，天空的黑在高处像浓雾化不开，地上的黑雾里却还有微弱的亮光像沙子一样飘扬，这个时候，大人们才没有严厉地看着我们了，他们也确实有点疲惫，说了一整天话，嗓子干哑，精神不济，何况地上“摆”着一个死人，天空又那么黑，某种绝望（比如他们时常感叹的“人生的晚景”）肯定从头至尾笼罩了他们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也可以喘口气了，和玉秀偷偷溜到岔路上，想知道山梁那边的大路上有没有快马奔跑，这个时候，玉秀的爸爸应该回来了，如果那匹马儿真的就像人们赞扬的那样，是我们这个村子里最有劲儿的一匹好马，那它应该很快就能回到这里。

大路上没有马蹄声，也没有人影。而地面上微弱的亮光很快要“熄灭”了。

我们在岔路上一直蹲守，把月亮都守出来了，人也困得不行，险些睡着。后来是马蹄声把我们的精神提了起来。玉秀的爸爸终于回来了，在子夜之前——哎，他来得可真够“早”的！浑身酒气，像一头喝醉的熊从马背上掉了下来，骑马去喊他的那个瘦瘦的中年男人已经被这头“熊”折腾够了，“我从酒桌上把他拖出来的！”他说，说完就把醉鬼从马背上丢下来了。是我们扶着这头“熊”去到玉秀妈妈的旁边。“看吧，”我们险些对醉鬼说，“你的女人已经死了一天了。”

可能只有枕边人的死亡才能让喝醉的人一下子醒过来，玉秀的爸爸本来还没打算这么快醒来呢，迷迷瞪瞪准备多醉一会儿呢，可是他的妻子躺在那儿，即便他们的感情也就那个样子，三天两头吵打，诅咒对方赶紧死掉，可这会儿，毕竟是真的死掉了，多少有些措手不及？他凑过去仔细看了看，伸手拍了拍女人的脸，然后瞪大了眼睛。他没有哭。这倒不会引来责骂，在这个地方，作为丈夫，和这儿大多数男人一样，他也很好面子，也并不打算为死去的妻子哭泣（所以我们的妈妈才会私下里跟我们说，一定要嫁到远方去，到远方碰一碰运气；“如果不是为了寻找真正有情的人，让自己的女儿获得自由和幸福，哪一个妈妈希望将孩子送到远方呢？”她们很悲愁，也很勇敢，她们觉得这里的男人有情的太少了，也因此，每当有妇人死去的时候她们哭得最伤心）。人们七嘴八舌地跟玉秀的爸爸说话，尤其是女人们，她们动情地讲述，可能希望在玉秀爸爸的脸上看到一丝泪痕。可是没有泪痕，他只是表面上看着，像是把她们的话都认真听进去了。最后他醉醺醺地看见了那个一直蹲在屋檐下一声不吭的村医，他的目光才突然间像刀子一样伸了过去，不过，他实在太酒醉了，根本无法控制，很快就在人们的注视和劝说下，目光匆匆地塌了下去。

得到“原谅”的村医从屋檐下起身，进了自己房间。我们也只在那天晚上之后见过村医一次，半年后，听说他精神很不好，夜里时常做噩梦，早上天不亮就站在门口，望着东边的太阳出来，等到阳光从脚下把他整个人点亮，他才转过身，像是获得了某种力量似的进行一天的工作。这种力量只让他在村里多待了半年，他还是收拾行李走了。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没有困意，挤在大人中间，学着他们脸上的悲伤的神情，也跟着十分悲伤的样子拉着玉秀坐在她家的院墙跟前，每当停尸房里的女人们的哭声冲出门外，我们也跟着哭。反正，只有到了夜里，伤心的感觉才会像瀑布一样冲击每一个人，包括细小的孩子——我们，会在夜幕下的哭声中脱去童年的衣装，我们的心灵在那一刻冲入成人世界，被他们的泪水感染并打湿。在那个时候，玉秀也真正地像个没有妈妈的孤儿了（不管在大人们眼中还是我们自己感觉里，失去了爸爸似乎还不算孤儿，但失去了妈妈，就真的是个孤儿了），她抱着双手，抖抖颤颤好像身上十分冷，尤其显得可怜。

后半夜，人们着手杀了那头瘦猪。也只有丧事或喜事上，我们才能吃到一顿好的。按照这儿的风俗，死者需要“带”走一些财产，如果是彝族人家，还会“献”出牛羊。

玉秀妈妈是个地道的汉族女人，献给她的“财产”便是她生前精心喂养的一头猪。说起血统，可能也只有她最为看重并且也对自己的血统充满了自信，她说她的血统里从未掺杂别的族人的血液，因而在她活着时，总有一些时候看见我们这帮小孩子，难免露出骄傲的神色，她知道在我们当中，有些人的血统不是纯粹的彝族也不是纯粹的汉族，这是我们在她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的缘故，没有勇气与她争辩，没有学会以吵架的方式在她那里取胜。

能给死者最大的“财产”就是那头瘦猪，宰杀后，摆放在死者房前新挖的锅洞旁边，锅洞上架着一口大锅，烈火抵着锅底，水已经烧开了。男人们用干枯的蕨叶搭在猪身上烧了一遍，然后再翻过来，把它整个身上的毛全部烧掉，最后用滚水烫一遍，人们坚信，如果玉秀的妈妈并不因为自己的死亡而一再伤心，那她会很欣慰，在自己劳作的土地上终于能带走一头猪，要知道，她活着的时候也亲眼见过，即使大喜大丧，人们最能拿出手的也仅仅是用黄豆做一顿白花花的豆腐，用这种白茫茫的“闪光”的东西盖过贫穷。现在她带走的可是油花花的“肥”猪，猪膘已经有两指那么宽了，说起来也不算是很瘦的猪，说明她平时喂养得很周到。

人们早就不怎么关注停尸房里女人们的哭声了，悲伤分成了两半，一半热烈一半冷淡，男人们这一边在冷却，女人们的肿眼泡还在继续往外生产泪珠。我们偶尔走过去观察他们，区别出两边的不同。

作为“孝女”，玉秀时不时就要去她妈妈的棺材面前跪着，那黑洞洞的长方形其实很吓人，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怪东西把人装起来，为什么不直接让她躺在舒服的床上，抬着床，把她送到土里去呢？我们当然也必须陪着她跪在那里，作为晚辈，哪怕没有一点儿亲戚关系，可是出于朴素的邻里之情，出于我们妈妈的要求，我们只有跪在那儿才像样。我们跪着，谁也不敢抬头，一抬头不是撞见棺材，就是撞见棺材底下点燃的油灯，焚烧的钱纸和香蜡熏得我们睁不开眼。

天快亮时，肉香飘荡，丧事上的悲伤褪去不少，大部分的中老年男人已经喝醉，玉秀的爸爸更是第二次醉倒，人群中已经不太能看见他了，他端着酒碗这里坐一会儿那里蹲一会儿。只有青年男子还在醉与清醒之间挣扎，他们要替代自己的父辈操办这场丧事。女人们终于哭不动了，她们加入到了青年男子的行列，操持宴席。

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前，最早也是最丰盛的餐食上了桌子。这是大家齐心协力为死者准备的告别仪式，吃饭的时候也表现了足够的哀悼的情绪，即便所有人下巴上都沾满了油光，我们就更不用说了，每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根大骨头，小狗似的蹲在院墙边。女人们说，丧事越热闹，说明死者的心里越感到幸福，以后，她就是个幸福的人了。

我们不知道玉秀妈妈的心里是不是感到幸福，反正她已经死了，三天之后我们亲眼看见她被埋进土里，那之后，我们在玉秀的脸上可是半点儿幸福的味道也感觉不出来。尤其半年以后，她的爸爸像别的那些死了妻子的男人一样，四处求娶，一直娶不到就一直求娶，直到很多年以后，他买了一辆破摩托车，像个收破烂的，“咣当咣当”地在土路上来来去去，总是在灰蒙蒙的尘土里穿梭，去寻找他心仪的、愿意嫁给他的女人。而玉秀呢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初中辍学以后，我们就分道扬镳了。

我很多时候都会想起玉秀，但也总是很快忘记，有人跟我说，她其实已经在外乡病死了。也的确再没有看见她回过故乡。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她死得那么仓促，让你不敢相信她居然就真的死去了，在你的身旁、在这片土地上，好像都还没有留下更多一些的痕迹呢。

但我们成长的那片土地上，太阳照旧从很远的那个高山顶上拱出来，带着绚烂的光芒，只有太阳的光芒，总能留下痕迹也能照出痕迹，一露头就给这边的山坡照得暖烘烘，总是这边的山最先得到阳光的洗礼，就好像这边山上过去和现在的生灵都是最幸福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# 羊图腾

◎羌人六

二〇一一年腊月，大学毕业已数月的我离开成都，在一位作家朋友的引荐下，前往他一位老总朋友的文化旅游公司上班。上班地点位于绵阳北川新县城，公司计划在北川的一座山上修建一处5A级景区，名为“西羌故园”。北川新县城是地震后重建起来的，在巴拿恰商业街的大门口，一尊巨型羊头雕塑横亘在天地间，表情庄严肃穆地目视前方，场面颇为震撼。一种古老又亲切的感觉在我的灵魂里荡漾——我知道，这个标志性建筑就是“羊图腾”，那个我熟悉又陌生的“羊图腾”，是祖祖辈辈羌族儿女敬畏膜拜的“羊图腾”。

赫塔·米勒在《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》里写道：“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，事物和它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，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，对多数人而言，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，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，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，落进空洞。”于我而言，“羊图腾”是一种“看不见”的存在，类似灵魂般的存在。当我试图解构这种“存在”时，才发现自己无能为力。但可以确信的是，我理解的“羊图腾”，并非一幅呆板的外在景观，而是一种弥漫在个体生命之中的精神与品质。

当我把目光转向身后，转向那些早已黯淡的岁月，转向在我生命中路过的人事，便能感受到“羊图腾”散发的某种光热。“你还记得张爷吗？就是老屋在你外婆家后面的那个老头。”只有遭遇类似的提问，我的思绪才会清晰起来。那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，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张爷一辈子都在断裂带靠收废品营生，其实也谈不上“养家”——因为我从未见过他的老伴。我认识张爷时，他仿佛已经在这世上苍老了许久。

二十世纪初，我读初中那会儿，每逢假期，经常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在断裂带的公路上四处捡废品，然后卖给张爷。有时为了多卖些钱，我会往捡来的瓶子里装些碎石或泥沙之类的东西，张爷即便发现了，也从不发火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，我给张爷卖了一口袋“废纸”，过秤时他并未细看。第二天我又去卖当天捡的废品，张爷指着地上那堆“废纸”，咳嗽着说：“你看看你卖的啥呀？这个可不能卖钱！”其实不用睁大眼睛，我也能看清，那是一堆女人用过的卫生巾，顿时面红耳赤。即便如此，张爷也没有跟我“翻脸”，更没扣我的钱。

再次想起这些往事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——之所以落泪，是因为我遇见了好人，一位老人的善良在我的眼眶里打转。去年，还是前年？外婆跟我唠家常时说：“人家黄依记恩呢，前几天特地上门，给我送了一千块钱。”听到“黄依”这个名字，我立刻想起了这位小学和初中时代的女同学。她在班上成绩很好，只是家境贫寒，父亲是个修表匠。黄依的家，就在外婆家后面的那座山上。我问外婆：“她为什么要给你送钱？”外婆娓娓道来：“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，有一天她跑到屋里来，哭着跟我说：‘婆婆哎，我要去县上读书，家里不给我拿钱……’”说到这里，外婆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我跟她说：‘女子，你哭啥，莫哭了，婆婆给你拿点。’我当时就给了她四五百块。她不来，我都忘了这事了。”如今我在县上工作，黄依也在县上一家事业单位任职，工作轻松，日子过得不错。望着白发苍苍的外婆，我久久沉默。我想到了苦难，想到了逆境中昂扬的玫瑰，更想到了知恩图报。的确，人不该忘本，要感谢活着，感谢苦难，感谢流淌在生活肌理下的善意，感谢生命里所有的相遇。在感谢这些的同时，也不妨感谢一下自己——感谢自己在流淌的岁月中，那颗未曾腐蚀、未曾变质，满怀爱、希望与仁慈的美好心灵。

路在我的脚尖延伸，我走在岁月的肩膀上。日子在我前方铺展，记忆在我身后沉淀，摇曳着人间的光影。一群羊，在我的生命之中，在我的生命周围，伴我穿过层层空气与岁月，伴我穿过大地与空茫，走向斑斓的时光，走向远方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雪花
XUEHUA
【第2611期】